附東見録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宫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　元豐四年用和譔沈

括之謀代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責作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曉軍與事務繁鞅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

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晷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虛一作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者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入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
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
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
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
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
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
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
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
向也

今日西事西兵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
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
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
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不通下一段章爲）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
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
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
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
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

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卒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日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横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祭而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疏時失之疏）兩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孝感之意（一本作既感則不孝感）

慨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

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
用更直憔悴善類舊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
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為甚正叔
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斤放正叔無
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
在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
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只是一箇理著龜難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故應
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

是理也故以是問心向作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
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
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
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
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
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
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
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

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
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
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
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
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端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 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
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
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
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著 空中聞人馬之聲
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物皆全這箇是何處
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
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物 一般不有不無底物
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
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 即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
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參雜意用心自覺即心放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若實有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甚切有惡必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下缺）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依他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着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要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熱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坒陰則寒坒
陽則熱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丈之
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邊求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
底道理氣(作)息入脉起於陽明回回旋而下至於兩氣
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
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於閒
於不知至如人為(作)閒(作)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

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具然莫曉今人於
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
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
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
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爲陽腎在下故爲陰至如
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夫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
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水也著些天
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
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側隱之心便是一箇秋底
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金氣象

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要如獺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纔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下之氣遠近異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惟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異者碌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西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丁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缺處一作摃只是土土亦

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
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
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
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才
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
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
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
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
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
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
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
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
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
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
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
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醴請酒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頻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

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
氣象自五刑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
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
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宅南向北首陪葬者
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宅安夫婦之位坐堂
上則男東而女西卽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
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使以土實

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塵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
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壓有失
比化者無使土親肉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
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
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散則歸
盡有聲則須是口鼻既壞又安
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中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
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戒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消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有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祭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夫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故時教如

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升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曰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二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鄧蓋忽涉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晷陰則冪晷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晷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幷州

須是知寒暑之則有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貫姓子第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皓貌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雷便有雷擊者是甚作也或傳京師少

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為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適足以啓其不敬爾彼亦必須有箇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于土若大理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為深讎巨怨又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為怍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

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官者爲命士以上愈責則愈嚴故父子異官

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三　十月三十日校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顯道先生問此語云觀雞雛此句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甚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

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於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劒利而倡優拙此重則

自發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

舜陰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

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畏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

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策勳敎

洛中學時錄古人善云當見顯道先生云某從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

心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下自舞蹈收拾章）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鑪鳴亦謂舞蹈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載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實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鳶飛魚躍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柔字善入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

漢方擡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仕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掌道聖

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孰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

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邢恕日三點檢謂示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其
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
寅之所建歲一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
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
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
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
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
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
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蠢也若已蠢雖管仲可

奈何未有心竅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

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

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家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絶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思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思神爲天地

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恂弒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增爲大夫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
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
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必」作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
要眞得」識」作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導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正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
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隅一室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
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此」當」有」如」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悼求之民間後因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
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曾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作論

忘敬而後毋不敬 忘作心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

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盡得先生謂不會稟得向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疾惡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

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今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遠囊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今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須臾警怠行路須臾光照須是識在所行之先時時提撕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古人立尸之意甚高萬駟羊馬千取百馬齊語謂其處處逐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此是有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
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

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
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
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私已武侯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才）言人才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當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事伊川云明道如秋霽光風帰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顥道對曰蔡人謝顯道習禮記來判之利也先生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善注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猷之故有東晉之放曠人有語道家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戛葛

而冬衆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謂之藝則未讀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
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
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
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謹又載

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
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
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二追復矣 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明道
已孟子之不受曹交必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
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

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舜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情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問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事君若周公可也
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
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
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
周公作書以勉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
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須子明辭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王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
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
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辛耳
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
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譌
盟可用也要之則下可故孔子與浦人盟而適衛者
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
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貴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
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可不知人則所親者

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虧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難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難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血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罷勉於奉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敬一作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
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
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跼通者
歸於肆恣一作肆放一作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
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
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
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
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
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連下文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是道也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為）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要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分不盡天本無天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本無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亦爲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卟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
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
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乎至於事猷倦皆是無誠處（一作敬）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敦萬物而不與聖人同變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

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令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
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乾坤毀則無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實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
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喻孔子
奚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
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帝臨女則上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
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
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兼而安張兄年十五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季明安
兄厚臣終過西郊 洛作 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佗天理裁對時育萬物
堯舜其猶病諸 陶一作獎時與孔子異
正名老養 荀文若利 魏鄭公 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

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無自然字）

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一本聖人修已以下別為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此下刻綫止說推輸不如便入堪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順則相輸為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厲佗人温則不厲儼然則不温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心氣定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經只止艮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吔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上或下或

貳第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親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

于誠此章連人自發提章下為一章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作些私吝心器心作意一在

便是發天職

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 父子龍敏 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 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 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是有所止 止於仁止於義止於禮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理 作道

咸大四言貞吉悔亡自感之不可以心也 不得只恁地看濁更

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魯孚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

不義得天下不為間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貫熟○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敦頤作又且熟）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應楊子江陳憲事是此理）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作禁）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一作志）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一本注云油火上半）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
相激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益之意）
疑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備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到）
威儀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齊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稊二米秬黍則是天地氣和十分
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
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是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兒陰變風氣適風散）
苔木氣為水土始發（始一作胎）
草類竹節可見　黃鐘生牛鳴
意言象數（即兒）　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識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嘗見其心（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作有士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
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着笙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
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素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去欵美毋意美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為不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善者是不入）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志（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
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枝擊不足以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
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慎終追遠 不止爲喪祭 息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艮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素問

魯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
事雜亂兼無昏氣 一人頻致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
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
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悔改謹嚴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作立）

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莊亦與淺道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校本塞源

度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可字）言敵亦是聖之時伯夷不敵於爲

已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
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
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
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
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
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
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田亦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二百畝易二百畝二歲一耕再易三歲一耕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八
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
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薗而處中國雖有水亦未為
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汶濫乃
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
非堯時水特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蓋以父矣上世人少就高而
居則不為害後世無窮之利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
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然
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舜舉舜於匹夫之中而
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懇懇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
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
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髮不當則所祭已是
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
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
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為一縚斬衰三縚則是二百四十絲於

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縷則是手有二百絲今
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
仕者爲已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
熟也
三經簡編 後分考
詩大雅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作
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
受命之待不足恠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次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爲於立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傑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絶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
之義莫若極尊賢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佗時可以堅
請出踐更錢此最沒字義（一本有
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擬易傳言明內嚴外非取象意是守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

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絲鬱序不肯飲食教
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便云數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
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
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
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
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關楊墨爲孟子之功

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
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
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那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
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迭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
當天下之大事養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兽
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

乎

王者之詩七雅七政數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
心不動亦不妬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
法國人尚取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
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
吾從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
以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
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若
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
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
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覇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
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
齊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
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恒弑君無君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
尼上下之分也不然
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
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
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
家亦然周公狼跋亦然又引之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皮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
辭學易可以無太過差易之道惟孔子能正之使
無過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適治器而不適用曩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諸儒鳴道集二十六　伝抄校定